

1908

揭陽文史

(第三集)

揭陽縣政协文史編委會

1985. 10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致 读 者

四十年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各阶层爱国人士、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无论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将永远彪炳史册。

为纪念这一伟大日子，本期特发表这一组专辑，借以表达对抗日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英勇军民的崇敬和怀念，并激励我中华儿女为祖国统一、富强，为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懈奋斗！

《揭阳文史》编辑部

一九八五年九月

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目 录

致读者·····	本刊编辑部
日寇侵犯揭阳始末·····	夏阳 徐光华(1)
揭阳人民抗日片断·····	李淑光(6)
抗战时期的揭阳“新妇会”·····	孙锐卿(11)
一支挂着国民党招牌的 人民武装队伍·····	陈训霖 孙锐卿(16)
“揭阳县集结队” 在南塘山的抗敌事迹·····	何 如(20)
回忆民族抗日自卫团 梅岗训练所·····	陈恒绵(24)
同仇敌忾，合力保家乡 ——记乔林乡民抗日事迹·····	林道成(26)
“竹牛”——炮定仙桥 ——监兜乡抗日自卫队袭敌记·····	郑祖逊(32)
京岗乡民抗日记实·····	孙介臣(35)
从四十九具日军尸体谈起·····	陈振梅(37)
回忆在抗日中诞生和发展的揭阳 话剧·····	庄禹 杨祈书 许洁平(39)
· 诗 歌 ·	
血海深仇永牢记·····	李昌松(48)
儿童抗日歌谣一首·····	黄城存(49)
难忘乙酉年·····	刘锦辉(51)
神枪手、陈金枪·····	李昌松(52)

汕头、揭阳民盟组织简述.....	陈昌文(52)
揭阳最早的消防组织——水会局.....	吴道跃(56)
旧《揭阳县志》修印事历.....	郑虞卿(57)
登岗桥史略.....	王廷光(60)
涵元古塔话沧桑.....	郑祖逊(63)
滴揭名宦高攀龙.....	协 士(66)
民间轶事三则.....	郭笃士(71)
读作、作者、编者.....	本刊编辑部(76)

日寇侵犯揭阳始末

夏 阳 徐光华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向我进犯，扬言三个月要灭亡中国。八月十三日，日机开始侦察汕头、潮安等地，九月三日、八日轰炸汕头。九月十六日，日机第一次轰炸揭阳县城，炸死、炸伤民众多人。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秋，揭阳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端午节），日军三千多人，在三十一艘军舰、二十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分三路进犯潮汕，汕头市随之沦陷。

六月底，潮安、澄海相继沦陷，嗣后，日寇又觊觎揭阳，不时派飞机抵揭侦察、轰炸，并多次进行试探性的地面进犯。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日军从潮汕彩塘出发，经桑浦山，沙溪头，企图攻打揭阳砲台镇，不克而归。

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占领潮安、揭阳交界的羊铁岭、杨梅山，其目的是要夺取“大脊岭”，以便控制揭阳东北半部，但因驻守“大脊岭”的是较有战斗力的国民党独立二十旅，使日军未能如愿攻占。于是，日军改道向南，攻下了力量单薄的仁里、高厦、蟹目山，控制了揭阳的南半部。

日军攻不下“大脊岭”，就难以进犯揭阳，因此，便加派兵力，调来一个中队，配合飞机，从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一连四天进攻“大脊岭”，结果伤、死数十人，失败而回。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日军种田中队二百多人又进犯“大脊岭”，结果全军覆没，国民党独立二十旅大获全胜。该旅战斗力强，装备精良，在全国人民抗战高潮的影响下，大部分官兵爱国热情高涨，作战勇敢。如其中一营长杨一鸣（揭阳县云路区北洋乡人），常身先士卒，带领士兵英勇杀敌，最后为国殉职。由于揭阳军民的英勇抵抗，日军三个多月未能攻下“大脊岭”。

国民党独立二十旅第七营营长陈光辉驻防于潮阳、揭阳交界之桑田地区，防地对岸为砲台镇，素为走私地带，桑田、砲台商人时有走私活动，而陈有循私之弊。有人向旅长张寿告发陈光辉的包庇走私行为，陈闻知事发，于七月十七日夜到汕头市投靠日寇，被任为伪团长。陈投敌后，于一九四三年秋，带领日军从潮阳和平镇转道桑浦山袭击国军阵地，以致揭阳之南陇、双港、钱岗、大龟尖、石牌、洋淇狮头寨全部丧失。后陈光辉又带领日军避开我布雷区，猛袭国民党军炮兵阵地，我守军不备，全部被歼，大脊岭随之失守，由此，揭阳第一道防线终被攻破。

日军攻占大脊岭和揭属桑浦山地区之后，于地都枫美成立“伪维持会”，由郑干生（医生、揭阳人）任会长。接着又成立伪揭阳县政府，由张允荃（澄海人）任县长，甘苏任警察局长。自此，揭阳全境均受威胁。此时间，日军曾一次进犯揭阳城，一路由砲台乘橡皮艇进犯，一路由枫口向曲溪进攻，都遭国军独立二十旅的阻击，两军肉搏，双方死伤甚多，日军终被击退。

一九四四年八月，国民党军一八六师接换独立二十旅驻揭，一八六师有三个团，武器也算精良，但纪律性差，士气低沉，当时群众有民谣讥之曰：“一八六，看见日寇就无

力”又称“一八六”为“一八贼”。

十月，日寇向揭阳、丰顺边沿地区推进。日伪军七百多人分数路从青仑山、大脊岭进攻揭阳城，一八六师闻风而逃。四、五天中，日军一直打至汤坑，沿途奸淫掳掠，烧杀抢夺，特别是官硕、梅北、锡场、汤坑等地被杀群众近千人。

十二月四日，驻潮安、澄海の日寇田中部队，纠集敌伪军三千多人，由两架飞机掩护，一路由夏塘经大窖赴梅岗山，一路经北洋、云路、曲溪攻揭阳。六日，县城遥闻炮声不绝，七日声愈急，县城震动，居民冒寒雨、扶老幼，纷纷逃难。当晚，日军抵梅北之赵厝埔，国民党军退至马鞍山、黄岐山。八日下午，日军迂迴入锡场，拊揭阳城之背。九日日军主力由大脊岭下曲溪经埔田庵后村越黄岐山，直逼县城。上午十时后，日军先头部队佯装为中国军队，押着十几名被捆绑的日本兵，过北河马牙渡，诈称与日军在黄岐山后大战，日军败退，抓获日兵十多个，并缴获日本军旗一面，现要押回县府。守军不疑，放他们进城，当入北门城后，他们便解脱被捆日兵，列队荷枪，向县府抵进，直至韩祠街头，市民才发现日寇已进城，四处逃窜，城中大乱，揭阳县城遂告沦陷。县政府迁至汤坑。

日军进城后第二天，插在县府门楼上的日本旗被一爱国少年撕下落地。这使日军感到坐立不安，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揭阳人民高涨的反日情绪。同时又感孤军深入，后援不济，因此，第三天便主动撤出揭阳城，驻扎梅岗，并加紧修筑自潮安浮洋至揭阳梅岗的公路。

十二月十五日，揭阳各界抗日人士汇集于棉湖镇县立第二中学，组织揭阳自卫队杀敌大队。推选王振民为大队长，于

二十五日正式成立。翌年（1945年）一月二十二日改组为揭阳乡镇自卫班集训第一大队。保卫家乡，袭击日寇。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日军步骑千余人，从揭阳赤肚岭出发，晚抵潮阳溪内乡，二十四日晨至揭阳南河、下尾。时国军已退守东仓桥，驻城的县集训大队大队部及所属第二中队也退守新亨，晚日寇分左右两翼向东仓桥、新亨包抄，企图一举歼灭我军。是时，国军已先转移，惟自卫队陷入敌人钳形攻势，冒死突围，始越层山退至顶坝。第二中队走梅北。二十五日，锡场、玉浦沦陷，二十六日四时，日寇再入揭阳城。我县政府迁鸿江乡。二十六日中午，日寇焚掠石洋村。

当日伪侵犯揭阳时，沿途被我地方民团、当地军民围追、堵、截，损失惨重。如日伪四十四师特务大队长陈锡勋所属部队，行至曲溪，被当地民团击溃；驻锡场圩一中队日本兵，刚一出门便受到截击。驻进揭阳城后，又常遭我民团和群众的反抗袭击，因此，日军攻进揭阳城后，只驻留三天，不得不于二十九日午夜撤出，退驻白水、梅岗、砲台。

一九四五年春，随着德、意在欧洲战场的失败，侵华日军企图作垂死挣扎，采取了“焦土华南、蹂躏华中，固守华北”的恶毒计划。驻华南日军奉命向内地推进。于是，侵略潮汕的日军便集结兵力，筹备第三次进犯揭阳城。

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日军增集驻汕头宪兵福建军曹，由汕头占水田通译引带日军一队，以及密侦队长郭海带领的密侦队等，气势汹汹地直扑揭阳城。

由于力量悬殊，揭阳城随之沦陷，棉湖镇也相继被占。长驻揭阳的日军官柴山清重被提为上尉，副官田中九提为中佐。

日军进城后，采取“以夷治夷”手段，扶植地方反动会道首洪修仁、恶棍黄广真、奸商陈龙溪、反动军官谢壮士等一批民族败类，成立与伪维持会同一性质的“群善堂”。汉奸张允荃也把南陇乡的日伪县政府移置榕城，并以“群善堂”的群奸为骨干，成立六个伪镇公所：元龙、朝桂、魁西、魁隆、北关、东道；同时成立商会密侦队、警察所。派陈雁清任宣抚专员。揭阳下属各乡镇也相应成立日伪区署、持维会、警察所、乡公所等。

日军三侵揭阳，推行“烧、杀、抢”三光政策，犯下了不可饶恕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烧：对曾参与、协助抗日的乡村，推行烧光政策。如桑浦山的红岗，下成、鸟叫、蛟龙、埔尾、狮头等乡村。真是惨不忍睹。

杀：对我抗日的村民、百姓，肆意屠杀，如潮揭边的官硕村，被屠杀者达四百多人，连老人、小孩、妇女都不放过，池塘、水沟、粪坑尽是死尸。榕城西门外的南塘山上，仅一天就被杀死群众二十余人。其他各乡、村先后被砍死、活埋、吊死者计有七、八十人。

抢：日伪县长张允荃承日寇旨意，通过各级汉奸组织，向、揭阳人民勒索军粮十四万担。日军侵入磐东后，全区被抢物资计五千二百多件。其他地区受劫暴行，则不胜举。

不管敌人如何凶残，侵略战争必然失败，正义终毕战胜邪恶。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八日，揭阳县人民兴高彩烈，张灯结彩，贴标语、举红旗，集会游行、庆祝抗战的全面胜利。

揭阳人民抗日片断

李 淑 光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向我国华北发动进攻，继而推进中原，步步进迫。

九月十六日，日寇对汕头和揭阳等处轰炸，一九三九年六月，汕头沦陷，一九四四年冬，揭阳失守。日寇所到之处，无不进行抢、烧、杀，死尸枕藉，火烟冲天，令人惨不忍睹。至今，有的地方仍保留着一些残墙断壁。

在这民族危急，国难当头之际，中共揭阳县地下党组织运用各种形式，领导抗日群众运动，组织了“揭阳人民抗日游击队”、“梅北自卫队”，“小北山抗日游击队”等组织，奋起抗日，与日伪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段岁月里，揭阳县人民经受了日寇的压迫和摧残，同时也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气节和斗争精神，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

一、官硕埔尾遭劫难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日寇侦察机二架到揭阳官硕一带侦察、骚扰。这一天，日寇对官硕乡投下了第一颗罪恶炸弹，东面村李延城一家被炸毁房屋六间，九婶、润卿婶（怀孕在身）当场被炸身亡。此后，每天下午四点多钟，日机便在官硕一带投弹。只一个多月，日寇在官硕乡就投下了几百颗炸弹，被炸死的达六十多人，被炸毁民房、祠堂一百多间。下半年，日寇进驻大脊岭，天天在岭上吊炮，有时进村

抢劫民财，祸害百姓。官硕人民为保家卫国，反抗日本侵略者，以李培均为首六十多人组成自卫队，组织反击，加强夜间巡逻放哨。一次，队员李宝石在家门口不远处碰上一个日本兵，日兵向他举枪射击，宝石见状，眼明手快，箭步上前，夺了日兵手中枪支，这时，又见几个日兵从后面赶来，宝石寡不敌众，拔腿往后巷跑，当跑到巷尾拐弯处，一颗子弹从他耳边闪过，落在左边墙壁上，幸得他路熟跑得快而脱险，至今这面墙仍保存着这一弹迹。

十二月十二日夜，日寇一千多人在汉奸李如殿带领下，从潮安凤堂“丰田院”出发，夜困官硕乡。十三日天刚亮，日军进村，东面村村民苏赛真身背五岁孩子来到寨门口，左手即被日寇枪支打中，鲜血直流，她忍痛跑回屋里，日寇随后而至，见她进屋，点火把房屋烧了起来，苏赛真被活活烧死。新寨村潮南嫂，怀抱一个三岁女孩，刚走进桥，腹部被日寇击中子弹倒下，孩子哭着要乳吃，乳还没喂便气绝身亡。桥头村一个八岁的男孩叫阿鹅，刚要走出门外，被日寇刺了几刀，死后还被日寇用石头压在他的胸上。溪尾村三猪伯，媳妇刚娶过门半月，儿子就被日寇打死，老夫妇同时也死于日寇刺刀之下。新媳妇被轮奸后，又吃一枪，脚被打拐，感到绝望，跳下厠池自杀，全家同归于尽。这一天，整个官硕乡变成一片火海，乌烟冲天，尸横遍野。据统计，全官硕乡被打死、烧死的共有四百八十六人，被打伤的有三百多人，烧毁民房一千二百多间，大祠堂三座，猪、牛、财物被洗劫一空。

一九四四年冬，日寇向揭丰边沿地区推进。日伪军七百多人分三路从青毛山、大脊岭攻入揭阳城，国民党军一八六师闻风而逃。日军所到之处大烧大杀，地都区埔尾村是惨遭

劫难的重灾区。

八月十九日，日寇一百多人围袭埔尾村，并在红岗、塔岗、打石龟路口架起机关枪。敌人进村后把年轻力壮的男青年抓去当民工，其余男女、老小集中在村里南厝前。村民黄大暖被日机弹片削伤，卧床不起留在屋里，被日寇发觉后强拉到溪墘边当靶子刺杀，其妻乞求饶命，也被活活刺死，夫妻两命俱亡，尸体被抛进河里喂鱼。村民黄阿和的妻子被日寇刺了三十多刀后奄奄一息，日寇还端来一盆血水强迫她喝下，她拒喝，被活活折磨而死。全村一千三百多人，当天被枪杀、烧死的有二十六人，被烧民房、祠堂九百多间，许多人无家可归，无处栖身，妻离子散，第二天走往江西、福建谋生的就有三十六户二百多人。

二、捣毁日寇大本营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日寇的铁蹄踏进揭阳锡场村，选中成玉楼为大本营，楼上架设重机枪，控制了锡场、新亨、盘东区以及义顺乡等几十个自然村的交通要道，疯狂镇压群众，强迫村民为他们修筑工事，仅被强拆的民房就达几百间。敌人进村的第一天，仅锡场村就有六十多人死伤于日寇的屠刀下。日寇的暴行，激起了锡场人民的无比愤慨。同月二十三日，村民闻悉日寇侵犯汤坑，成玉楼存下小股日军及部分“和平军”，兵力空虚，是个杀敌良机。于是村民擂起战鼓，手执尖串竹槌，有的拿来菜刀利斧以及少量短枪，有的一手拿稻草，准备火烧成玉楼，一手提桶，桶内安放鞭炮，以鞭炮声伪装机枪声，虚张声势。顿时几百人蜂拥而至围攻成玉楼，直捣日军大本营。这时喊杀声、鞭炮声四起，鼓声震天，楼上日伪军见状，慌成一团，当下敌人被打

死的不少，但敌人很快摸清村民枪支很少，即行反扑。林为传被击中腹部，抢救无效牺牲。林可尊肩胛被敌人子弹射穿，仍挥臂高喊，拼命冲杀。林开并冲杀在前，手执猪刀，宰杀了一个日本兵。

在包围成玉楼的同时，义顺乡的群众同时围攻锡场溪头村的梅哥楼伪军营。正当大家斗志昂扬，坚持围攻成玉楼之际，突然发现日军马队从汤坑败退揭阳，群众误认为是敌人援兵而各自散开。

成玉楼和梅哥楼二处虽然没攻下，但日寇已心惊胆战，当晚全部撤离成玉楼。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情绪更加高涨。当时，以教书职业作掩护，隐蔽在锡场东仓的共产党员陈焕新同志激动地说：“睡狮醒了，民众动了，祖国有希望了。”

三、群情激愤埋“乌青”

抗战后期的揭阳梅北乡是一个缓冲区。日寇在占领区利用汉奸、流氓，组织特务队充当他们的走狗，美其名为国民党“和平军”。这些汉奸兵在日寇的庇护下，常到梅北各村抢劫虏掠，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称他们为“乌青队”。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和平军”陈光辉部的冯副官，特务队长陈锡勋，小队长丘松带领一小队“乌青队”进驻梅北牌边村，挨门撞户，抢劫物资，并在乡里设下转运站，就地拉伕为他们转运。

这时牌边村的地下党组织意识到，敌人如果长久在村驻扎，党的活动将受到严重威胁，群众财产也会遭受严重损失。于是决定抑制敌人凶焰，伺机消灭这帮害虫。

党组织利用村“守青队”的组织进行活动，以巡逻守青

为名，控制情况，掌握战机。一日，守青队派陈山猪到“乌青队”驻地（老祠堂）佯告陈锡勋说：“村里近日发现有共产党活动，要严加防守，加强巡逻，保障安全，你们夜间千万不要出门，以免发生误会”。陈锡勋信以为真，认为老祠堂无险可守，必须赶快迁移。第二天傍晚便移驻村外一所学校（四民祠堂）。他们夜间除放哨外，其余乌青队员龟缩在内，不敢随便外出，但日间便凶焰万丈，干尽坏事。

一月二十六日，几个乌青队员到牌边村江瑞南家里勒索鸡蛋。江瑞南是个硬汉子，开口便说：“鸡种都没了，哪里有鸡蛋”。乌青队碰了钉子，便转到寨前铺仔，强买香烟糖果，争执不休。这时，刚好屠宰贩陈素忠挑来猪肉担，乌青队便涌上抢夺，陈素忠卸下担子，拿起杀猪用的戳血刀，挥砍过去，边砍边喊：“抢去！抢去！试试看刀利不利！”这几个乌青队员招架不住，拼命狂奔。他们逃到后畔池路上，抓去守青队员江亚三，带到他们驻地毒打洩忿。群众闻知愤怒万分。牌边党组织认为暴动时机已到，由陈山猪擂鼓，集合群众围攻。积满国仇家恨的牌边人民，拿起土枪、木棒、铁锥，一下子象暴潮决堤般涌向“四民祠堂”。附近各村群众闻讯也赶来助阵。

敌人见群情激愤，便施软计。特务队长陈锡勋走到群众面前，假惺惺地扬言要惩处肇事者，马上放回江亚三。这时共产党员陈金枪向群众挥手示意，青年陈高林即动手夺下陈锡勋手中枪，接着陈西之用戳糖大板刀向他砍去，后面又一人补了一颗子弹，陈锡勋当场被击倒。冯副官、丘松被群众活缚后拉到村后狮地岭活埋。群众一鼓作气，涌向“乌青队”门口，大门紧闭着。共产党员吴秋婊带动妇女前来助战，她们拿来梯子、木棒给围攻的群众。敌人利用坚固的门

墙防御，死守不敢出门，群众用蔗壳火烧大门，但仍不济于事。这时有几个守青队员用梯子登上屋顶伏击，突然，一颗手榴弹落在执行伏击任务的陈御兴身旁，他见弹头仍在冒烟，敏捷地将它拾起再掷下天井，轰隆一声，几个敌人倒下。正在战斗激烈之际，队员林顺传不幸中弹牺牲。战斗坚持了三个多钟头，敌人仍顽守不降。这时，岭后村打石工人和泥水工人也前来助战，他们用铁钎凿挖祠堂后厅墙壁，一青年抬来一杆装足火药的“抬枪”，对准挖好的墙洞，火绳一点燃，轰燃一声，地动门摇，震破敌胆。敌人营门已破，纷纷突围逃命。群众手提刀、锥蜂涌而至，锥刺刀砍，有的当场被击毙，有的被击伤倒下后被群众拖到村外活埋。

午后，战斗才告结束，全歼敌人二十五名，缴获手枪、步枪十九支，牌边村牺牲了林顺传，林瑞闻二人。

日伪军陈光辉部闻知兵败，恼羞成怒，当晚出动全部兵力围剿牌边村，大肆烧、杀、抢掠，牌边村又陷入灾难之中。但广大群众没有被吓倒、杀绝，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坚定不移，继续斗争。

经受战争洗劫的揭阳人民，在中共揭阳县委、中共潮揭半边县委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揭阳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保家卫国的动人事迹，在揭阳革命斗争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时期的揭阳『新妇会』

孙锐卿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新的历史阶段。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召开一次“妇女谈话会”，邀请各党派、无党派妇女代表参加。邓颖超同志率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改组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下称“新妇会”），使之成为各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动员和指导全国妇女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组织，确立了全国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原则。邓颖超同志在会上指出：“妇女指导委员会包括着各方面的妇女参加，这就不能不使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呈现出新的姿态与发展”。

“谈话会”以后，各省先后成立“新妇会”。广东省于1939年“三·八”节正式成立，由李汉魂省长夫人吴菊芳任主任委员，而主要工作是由区白霜（区梦觉、中共党员）负责。

省“新妇会”成立后，需要大量妇女干部，才能在各县普遍建立“新妇会”。因而由省政府通知各县选送四至六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女青年分期到韶关学习，每期三个月。学习的内容和目的是：培养抗日的妇女干部。1940年5月上旬，韶关第二期训练班结束，学员戴若萱（潮安人），分配到揭阳建立“新妇会”。

戴若萱有文化，善交际，工作有能力。她来到揭阳后，首先找县长夫人林先德。林有抗日救亡的思想，是一个较开

明的县长太太。她很赞成在揭阳建立“新妇会”，表示支持戴若萱，并且亲自着手物色工作人员，筹建“新妇会”。

林先德是海澄人，对揭阳的情况不够熟悉，于是找郑玲商量筹备事宜。郑玲是中共党员，与林先德有点亲戚关系（郑的三姐与林是堂姑嫂）。郑玲将情况向地下党领导汇报，中共揭阳县委指示：要尽量物色进步女知青加入这个组织，要利用“新妇会”的公开合法地位，开展工作，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抗日妇女组织。并决定从潮阳调来共产党员林秀华到“新妇会”做统战工作，林的组织关系直属当时的揭阳县委书记方胡领导。这样，经过郑玲向林先德介绍，一些中共党员和一批曾参加过揭阳社训队的女干部，都成为“新妇会”的骨干。除林秀华外，还有林惠贞、陈淑良、郑诗箴等。

经过一番准备，于1941年春（一说七月）在一中成立了“揭阳县新生活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下称“县新妇会”）。其机构人员是：主任委员：林先德，总干事：戴若

总务组长：黄燕芳，干事：马玉姬

生产组长：林秀华、林惠贞

军训组长：陈淑良、郑诗箴。

“县新妇会”建立后，确定本会的中心任务是：以抗日救国为方向，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参加生产，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生活。

“县新妇会”的工作人员，大部受过共产党的教育，热心抗日救国的工作，且林秀华工作能力较强，在“县新妇会”里有一定的威信，她一方面争取戴若萱的信任，另方面注意团结全体工作人员，使“县新妇会”的工作遵循抗日救国的方向，在短短一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为了适应抗战时期后方生产的需要，“县新妇